陕西工人報

酒文化节专版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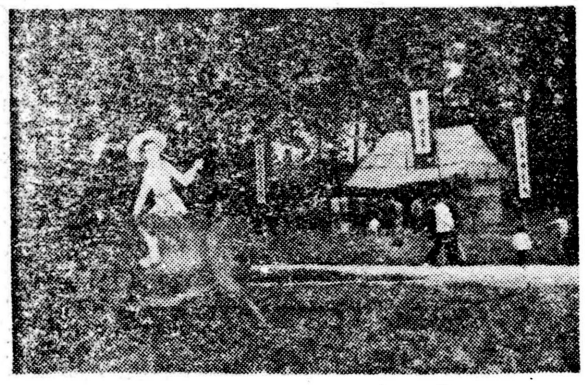
本版编辑 冯瑜

美酒文化共飘香

——首届中国酒文化节巡礼

本报记者 张西凤

十月的古城西安，秋高气爽，一个颇为新鲜的节日——首届中国酒文化节在这里举行，全国200多个酒厂，百余名酒文化研究者，一批文艺明星纷纷云集西安，给这座历史名城又披上一层迷人的色彩。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迷人的“酒王国乐园”

酒文化节的组织者真是别出心裁，动用十几家酒厂在兴庆宫公园搞了一个寓游乐与交易为一体的乐园。这十几家酒厂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将节日的公园装点得分外好看。

一进公园大门，西安啤酒厂先据要路。硕大的酒节节徽下，副厂长刘汉亲自坐阵，十几个服装艳丽斜披彩色绶带的啤酒模特，端着酒杯请游人品尝，乳白的泡沫覆盖着清亮的酒液，吸引了大批游人，很快在西安啤酒厂摊位前形成长龙，争相购买。

来自西府的宝鸡啤酒厂自知无此地利，却匠心独运地搭起一座欧式木屋，高高的屋顶彩色相间，使人宛入欧洲童话的境界。20余人的军乐队更是先声夺人，白衣白裤的乐手神奇十足，不时吹奏起流行舞曲，并伴有几对青年在草坪上翩翩起舞，整个阵容在绿丛中显得格外醒目。游客们闻声而至，抿着酒模特们捧上的“宝啤”，听着柔婉的乐曲，美滋滋的不愿离去。

喷水池畔军乐阵阵，沉香亭旁丝竹声声。太白酒厂索性粉墨登场，蟒袍朝靴地演起了秦腔《太白醉卧》，与设在湖畔的太白酒楼遥相呼应，不仅招来里外三层的观众，也引来了专程前来参加酒文化节的日本代表团。东瀛客人带来了日本佳酿——“李白·大吟酿”，又在这儿品着宫女们敬上的中国“太白酒”，两“白”相遇，共话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乐园中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环游整个乐园，各酒家争奇斗艳，新招叠出。“杏花村”酒旗高挂，牧童遥指，一间茅草屋使人顿时想起杜牧佳篇“眉坞春”；酒楼模仿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蚌式建筑，又有异国风光；“汉斯啤”的欧洲宫殿酒楼富丽堂皇；“勇士啤”、“秦力啤”等酒家各占一隅，录音录相轮番播放，整个公园一片酒的乐园。各摊位前游客纷纷品酒，仅“太白”一家头天就尝掉100斤白酒。在一片“好酒，好酒”声中，还真恐“家家扶得醉人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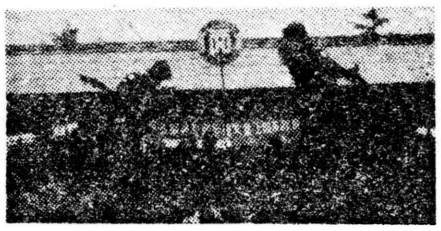
“酒官司”难解难分

唐代大诗人杜牧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一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会惹得人们争争吵吵，一直到今天的酒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还在各争其是。

由于杜牧的《清明》一诗，千余年来，“杏花村”已成为美酒产地的代名词。遗憾的是杜牧“眼光”太短，没有说明他写的“杏花村”是哪儿的“杏花村”，于是造成今日“南池（安徽贵池）北汾（山西汾阳）”的正宗之争。“南池”说认为杜牧根本未到过山西，且“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亦非北方气候和春日景象，而《池州府志》里有这样的话，杜牧诗“借问酒家何到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即此。以此论断，“正宗”当属贵池；而“北汾”说则针锋相对，山西汾阳酒厂提交研讨会的《读史再论（清明）诗》一文，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以说明“南池”孤证难考。双方势均力敌，雌雄难分。

不唯杜牧，曹操也闯下了祸。他老先生只图杜康解忧，不想今日竟立河南伊川、汝阳、陕西白水三家杜康酒厂，皆标正宗。有人为平缓三家之争，提出，“杜康生于白水，酿酒于汝阳，酒店在伊川”的说法，可谓美妙。也有人提出三家都是假的也都是真的一说。说是假的，杜康造酒本属传说，哪里去考？说是真的，杜康为造酒鼻祖，子孙散布四方，都是正宗。实为新鲜。

这种官司能否断清，目前谁也难打保票，然而酒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倒是这次酒文化研讨会的热门话题，数千年来，作为物质形态的饮料——酒，已渗透到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两者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不论是酒与中国古典文学、酒与风情民俗，还是酒与公共关系，乃至酒乡、酒诗、酒书法，都有人从各个方面去论证，为中华美酒更添一层文化意蕴。



日本客人为“太白”美酒所陶醉，在宫女的敬料下连饮三杯。

这位外国游客手举“西安啤酒”，乐不可支。

何谓“酒文化”

九节轩

所谓酒文化，目前还没有一个为大家所认同的、准确的概念。刘仁清先生在《中国酒文化的伦理特征》一文中指出，“酒文化是一种以酒为物质载体、以酒行为中心，反映人类世代劳动成就的文化形态。它既包含了物的部分——酒，也包含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中所获得的品格和行为方法，以及由此所积累起来的风俗、礼仪、意识等等精神复合体。”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保留的酒具看，我国的酿酒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酒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步形成同步发展，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辛勤劳动成果的一种文化积淀。数千年来，酒已渗透于文学、戏剧、诗歌、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武术等各个艺术门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心绪、心态和人际关系。从逢年过节，庆功祝贺到宴宾情友，婚丧嫁娶，以至于国际交流，都离不开酒，而且有些纯系象征或形式而已。因此，酒已不仅仅是一种香味浓郁的食品饮料，而且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比饮食文化和行业文化更加广泛和丰富的文化形态。

费翔和成方圆为酒文化节助兴的精彩演出也轰动了古城。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冯瑜摄

金秋时节访费翔

冯瑜

费翔在接受记者采访。

费翔来到西安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和他想象中的世界名城不一样。

这位具有美、亚两种血统的歌星对西安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未见过面的四舅一家就在西安居住，西安这座闻名于世的古城更使他神思魂绕。他不止一次地利用想象来勾画西安的轮廓，各个名胜古迹已是烂熟于心，唯一担忧的是恐现代的高楼大厦会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登上这块土地，他惊讶地发现一切是这样新鲜，别致的城市格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很舒服、很亲切，没有压迫感。对中华古老文化的理解，一下子就缩短了记者和这位文艺名人的心理距离。

费翔对音乐的爱好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中小学时代，那时他在台湾上学就经常参加学校的合唱团，以后从大学转到戏剧学院，继而又转向演唱流行歌曲，终于找到一条适合他发展的艺术道路。他的第一盒磁带《流连》打响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目前光在大陆就灌制了四盒磁带。特别是他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更是风靡大陆，他也因此成为一些大陆青年崇拜的青春偶想。

谈到流行歌曲，费翔认为流行歌曲本身是比较简单的东西，但它可以使你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他要求自己的歌曲通而不俗，要唱有自己真情实感的歌曲，而不是模仿别人，尽管你模仿得很象，但那是人家的情感。问他的《灰涅》何以使人柔肠寸断，他说：“那是失恋时的奋斗，是我自己的感情，我失过恋，而在座的那位又没失过恋呢？”寻求与听众感情上的融通，这正是费翔在艺术上的追求。费翔很喜欢中国的西部歌曲，他认为象《一无所有》、《黄土高坡》这样的歌曲到台湾一定会受到欢迎。但由于台湾方面的原因，海峡两岸的通俗歌曲还难以交流，这是他引以为憾的。

费翔这次是应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陕西分会的邀请前来为首届中国酒文化节助兴演出的。他平时并不常登台亮相，他所醉心的是灌制磁带，用它来和青年听众交流。常闻其声而难谋其面，更增添了青年朋友对他的神秘揣测，也惹得一些女孩子对这位身高1.90米的美男子一往情深，可小伙子声明他对这事情很重视，尽管他感情丰富，但决不肯轻接彩球。

平日的费翔烟酒不沾，不大善交际，好静不好动。他的父母都住在香港，台湾还留着一个家，那里有他的一些朋友和保姆。不论在哪个家，他都不太出门，喜欢在家看书、听音乐，为防止发胖，经常作健身活动。强健的体魄使他除了歌声以外又添一股男子汉的阳刚之气，难怪他在演出场上载歌载舞，满场飞跑却面不改色呢！

本报社址：西安市建国路140号 本报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组电话：74081 一编室电话：37708 二编室电话：33227转 群工部35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